

# 公共艺术在生长，城市发展的美学时代到来了？

本报记者 范昕



▲英国艺术家布鲁斯·芒罗为公园创作的灯光艺术作品“光之森林”。白天，这些装置看起来普普通通，一到夜晚，它们就像花朵一样绽放。



▲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里的雕塑《云门》，可谓全球知名度最高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一。它那抛光的锈钢外表将周围错落有致的各种建筑、自然风光以及人们表情映入其中。



▲美国艺术家科特·波希克的“大红球”系列公共装置艺术作品。他利用城市建筑的狭小空间来放置大红球，希望原本受到漠视的空间会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。



▲在巴黎两栋老旧的公寓楼之间，有一个篮球场像三明治一样夹在中间。艺术家把这个球场涂上了彩虹般的色彩，让置身其中的人们仿佛沉浸在夕阳落日的余晖中。

近日，申城某购物中心启幕“光域艺术计划”，“为爱上色”墙绘再现陆家嘴……转角遇到艺术，已经成为当下城市生活的常态。公园、广场、街道、商场、地铁站、机场，绘画、雕塑、水体、公共设施……公共艺术的蔓延与拓展，似乎正在引领城市发展步入美学时代。

然而，什么样的公共艺术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？在专家学者看来，公共艺术不能只有千篇一律、复制粘贴的炫酷视觉刺激。它需要考虑所处的地域环境，顾及公众的感受，最终传递出一种独特的、丰厚的精神价值。——编者

受到一座小鱼村各色渔网的吸引，美国艺术家珍妮特·艾克曼不禁产生了好奇——如果把渔网悬挂在半空并点亮，是不是能成为一种新型的雕塑艺术？因为这位艺术家使用渔网和灯光在城市上空创建出的大型装置艺术。

## 大到草坪上的露天音乐厅，小到马路上的下水道井盖，没有艺术抵达不了的地方，没有创意渗透不了的角落

时下，随着人们对优美环境、惬意生活的向往与需求逐渐升温，越来越多的艺术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走出艺术展馆，走向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“公共艺术”。凝结着创意表现力的公共艺术，正在筑起一道道崭新的城市景观。

近年来忙不迭巡展世界、俨然成为“网红”拍照背景板的“大黄鸭”，就是一件公共艺术作品，出自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·霍夫曼之手。自2007年起，霍夫曼将经典的浴盆黄鸭仔造型放大数倍创作了一系列“大黄鸭”。在艺术家看来，将事物扩大是为了让人类个体变小、世界变小，如此一来，人们会感觉在作品面前消失，这种感觉恰恰可以让你重获自由，自由地去观察、思考、畅想。到底真有这么回事还是牵强附会的说辞，其实挺难说。可以肯定的却是，这只可爱的鸭子在艺术与普罗大众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，打破了艺术界的某些权威性和庄严性，把艺术从美术馆的殿堂中释放出来，与城市、环境融合在一起，给予观众更加独特与丰富的体验。

因为一连串“脑洞”颇大的公共艺术作品，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举世闻名。比如这座公园里的露天音乐厅，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户外雕塑，纤细交错的不锈钢结构在大草坪上搭起网架天空，营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公共空间。同样坐落于公园之内的皇冠喷泉，也与人们想象中的喷泉样式相去很远。它俨然一件以灯光和图像来实现千变万化的现代艺术品，不仅会喷水，还会“变脸”，将1000多位芝加哥市民的脸

利用现代技术投射在15.2米高的LED屏幕上，营造出喷泉从他们口中喷出的幻象。更不用说这座公园里看起来像“不锈钢豆子”的雕塑《云门》，它曾被《时代》杂志誉为“游客磁铁”和“非凡的艺术品”。英国艺术家阿尼什·卡普尔以液态水银为灵感、用不锈钢拼贴而成这件作品，恰可映射出漂浮的白云和摩天大楼的倒影，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动态雕塑，每件装置占地39.2平方米，由608颗雨点形状的铜珠组成。在后台计算机的控制下，每个雨滴都可以单独上下移动，每15分钟变幻出16种不同的形状和构造，从抽象的艺术造型，到栩栩如生的飞机、风筝、热气球，甚至是龙的形态。这样的雨滴营造出叹为观止的视觉观感，也给人带去一份心灵上的宁静。

幽闭阴森、让人一刻不愿多待的地下停车场，也可以借由艺术而绚烂起来。前段时间在法国某个地下停车场里，一位阿根廷艺术家完成了一件公共艺术项目，用丙烯酸涂料覆盖了约2平方公里的混凝土，以大胆的几何形状拼接与混搭的色调铺设了整个墙壁和地面。艺术家有意赋予原有环境中每个元素以新的功能，将空间变成一个巨大的雕塑，使得人们拥有在艺术作品内部呼吸的可能性。

就连广告牌、斑马线、垃圾桶、邮箱、下水道井盖、路灯、长凳、电话亭之类的城市细节，都可以经由艺术化的改造化平凡为神奇。看，世界各地针对下水道井盖的涂鸦艺术已经形成一股热潮，或圆或方的井盖上，几笔随意的涂抹就让一个个生动的画面呼之欲出。比如巴西圣保罗街头的井盖涂鸦走的是“萌”系路线，让啃着鱼骨头的小猫、叼着肉骨头的小狗、想吃奶酪的小老鼠

等卡通形象装点路面。意大利米兰街头的井盖涂鸦则潮范十足，拿来棋盘、图腾、抽象画等诸多元素。艺术化的下水道井盖不但成为美化市容的帮手，也以抢眼视觉提醒雨中人留意它们的存在。

## 我们需要的公共艺术，不是把艺术品从展厅搬到公共空间，而是充当着公众精神状态的形塑者或城市创意活力的催化剂

展示形式上从平面到立体，艺术功能上从点缀性到实用性，公共艺术似乎有着广阔的外延。然而，在专家学者看来，优秀的公共艺术其实也总有着某些特定的内涵，不是把艺术品搬到公共空间就行。它们以一种空间上的开放形态与公众、与环境相融，影响着公众的精神状态，也催化着城市的创意活力。

英国利物浦北部罗斯比海滩上的景观装置作品《别处》，就是不少人眼中的经典案例。这是英国雕塑家安东尼·葛姆雷以自己为模特所浇筑的100座真人大小铁制雕像。1997年起，它们被置于三公里长、一公里宽的海滩上，随着潮起潮落、地势起伏，人像时隐时现，感受着大自然的美景与轮回。测试时间和潮汐、静止和运动，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海滩的日常生活中，是创作者的初衷。渐渐地，这件公共艺术作品还被人们赋予某种象征意义——这片海滩是远赴美国的移民看到的英格兰最后的一片风景，当年数百万的人们就是从利物浦启程前往新世界的，因而《别处》又像是一座纪念碑，让远离故土的人们在怀旧的同时感到希望的力量。

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北站公园，算得上一件超大型因地制宜的公共艺术作品。占地2.2万平方米的这座公园，是巴塞罗那为了1992年奥运会，由原

来的北火车站改建而成的。两个具有明显差异甚至是互补的元素——太阳和阴影，构成了它的主体。其中，太阳区域安放的是“沉落的天空”，大量不规则陶瓷釉面刷成的蓝色雕塑宛如海浪，通过反射形成天与地的和谐对话；阴影区域安放的是“旋转的树林”，将树木作为景观的组成部分，运用季节的变化形成丰富的景观变化。雕塑成为公园的同时，公园也成为了雕塑，它们互相融合，共同诠释着巴塞罗那这座城市中海城市的特质，某些元素甚至有着致敬这座城市艺术大师——安东尼·高迪之意。

恰当公共艺术作品，当真能够将某种积极的氛围传递给公众。有一年的情人节前后，纽约时代广场上一件名为“BIG♥NYC”的心形互动装置作品，利用广场的人流、空气和触摸启动让来往的人群感受到了暖暖的爱意。这件高3米多的作品，用四百根透明亚克力管组成了一颗巨大的爱心，它所折射出时代广场上的熠熠灯光，则围绕着一颗心形形成一圈光晕。随着塑料管在风中摇曳，悬浮的心呈现出脉动的感觉。当人们触摸这个心形感应装置时，人的能量被转化成更多的光，爱心会变得更亮，跳动得更快。

同样是游走全球的公共艺术，来自纽约艺术家科特·波希克的“大红球”在不少人看来比“大黄鸭”来得高明。这真的只是一只直径约4.5米、体重约113公斤的大红色充气圆球，简单得有点笨拙。它总是出现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或塞在两幢建筑中，或堵住博物馆的大门，或乘着河上的游船，每个特定的位置只持续一天。显然，这只大红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形态本身，也不在于它真的身处何处，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象征意义——它是一个俏皮且富于魅力的切口，源源不断地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，调动起人们的参与度。艺术家坦言：“大红球周游世界时，各地的人们都会来和我交谈。每一次一个人行路过，都会说，你知道吗，我知道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放这个球。”

## 冷思考

## 千篇一律的炫酷视觉刺激，或许会对公众形成干扰

——访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院长、教授杨奇瑞

记者：今天的公共艺术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城市雕塑、大型纪念像。越来越多的新媒体、跨媒体艺术，正在探索公共艺术的更多可能。你如何看待当下调动起越来越多声光电、高科技等手段的公共艺术作品？

杨奇瑞：当下不在少数的公共艺术作品走进了一个误区：在声光电、高科技的主宰下，看上去很美，内涵却多少显得有些苍白。

且看眼下城市夜晚常见的那些灯光秀，但凡可以称为城镇的地方都有，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。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形式非常容易产生效果——用炫的手段亮化或美化城市的夜晚，迅

速吸引眼球；另一方面是因为操作起来相当简单——似乎不需要什么创作，图库里找几个图案输入电脑就行。

我不否认灯光秀有积极的作用：把城市的夜空装点得无比繁华，在提升安全度的同时，为城市增加活力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富足与美满。问题在于，我们在不同地方看到的灯光秀总给人以同质化的印象，其中有不少没有精神内涵，只有炫酷、时尚、视觉刺激，不过是一种模仿与重复。

互相模仿是大众文化领域内非常明显的现象，也是一个运动和传播轨迹。其中包含了文化的趋同性，同时也有失控的可能。比如在泛滥的城市亮化灯光秀中，

真正称得上有创作含量与思想内涵的屈指可数，真正符合今天时代城市品质的极其稀少，有的甚至与城市定位相反，造成了光污染，带有浮夸与浪费的成分。

我认为总有一天人们会讨论这类灯光秀的必要性，它的度应该在哪里。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拉斯维加斯，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要炫。宁静的小城就是宁静的小城，喧闹的商业城市就是喧闹的商业城市。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区别，全是一样的。争先恐后的模仿和攀比，牺牲的恰恰是城市特质。

另外，公共艺术身处公共空间当

中，大众接受度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。然而城市夜晚的灯光秀，都是大众真正需要的吗？从公共艺术的角度来讲，其中有一些恐怕已经在影响公众的视觉，带有强迫公众接受的意味，不管观众愿不愿意都要秀给他看，而观众又真正接受吗？

记者：在你看来，公共艺术应当如何塑造城市的个性？

杨奇瑞：塑造城市的个性，公共艺术大有可为，但究竟应该如何为之，值得人们好好思考，不能简单粗暴，看到哪里漂亮的样式就照样复制一个。这是一门科学，不是简单模仿就能获得的，应当纳入城市视觉美学规划和管理范围之内。

公共艺术应该有所区别，因城市的规模、特点、大众愿望而异，适度恰当地美化，而不是铺天盖地、无死角的发展。它当然可以炫，但炫的背后需要有内涵，有美，有独特的因素，为它所处的地域找到精神性、灵魂性的东西，最终要传递的是一种丰厚的精神价值。